七國攷卷七

秦音樂

鈞天之樂

碧巖大乘注云秦繆公夢響賓於帝庭得鈞天廣樂帝錫其後繆公因作鈞天之樂西京賦云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響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

昭和鍾

宋祕閣有秦昭和鍾銘云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秦號事蠻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叡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唬夙夕剌剌桓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藹

趫文武鎮靜不廷優燮百邦於秦執事作盄和鍾故名曰昔邦其音銑銑雝雝孔煌以昭零孝享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畯恵在位高引有慶匍及四方永寶用宜

靈鼉鼓

李斯諫逐客書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宣和琴

古琴錄秦惠文王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夏侯湛琴賦云聊閒邪于五弦兮翼宣和於萬里葢指此也

閑邪琴

詳見宣和

超屛琴

燕丹子荆軻見秦王將刺之王曰寡人好琴願一曲而就死軻許之因命琴女文馨奏曲曲曰羅縠單衫可掣而絶三尺屛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從其言遂得脫後名其琴曰超屛

盆瓶

戰國策云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盆瓶李斯上書擊瓮叩瓶蓋不獨汲水且以爲樂矣唐人之擊甌本此

缶瓮

許氏說文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文獻通攷曰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李斯曰擊瓮扣缶眞秦之聲豈以秦人盡有西戎之地而爲此聲故耶又六書纂文載太

公寶缶銘或云秦之廟器也

箏

李斯諫逐客書曰夫擊甕扣瓶彈箏撫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

田齊音樂

房中之樂

鐘石書齊宣王房中之樂金遲石緩絲竹合奏秦漢淫聲之祖也或云金遲石緩謂用金石之音少專尚絲竹也余按遲緩之義非廢金石蓋絲竹密而金石疎

大呂鐘

樂毅報燕王書大呂陳於元英注大呂齊鐘名又齊策云大

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

和竽

孔融云齊宣王好和竽和竽竽之名也猶桊和鍾也齊記云齊宣王好竽竽者廩食百人

齊瑟

選笙賦云齊瑟秦箏歌錄有齊瑟行又蘇秦曰臨菑之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楚音樂

瀟湘洞庭之樂

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

水涸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季之節楚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讌於山南仲夏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又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平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琴操云一日烈女引楚樊妃作又楚賓梁子出遊九皐之澤覽漸水之臺張罛置罟於荆山臨曲池而漁而疾風賈雹雷電奄冥天火四起霹靂下碌元鶴翔其前元虎吟其後乃援琴而歌作霹靂引又楚昭王得和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郡中羊由甫知趙無反遺乃譏於王曰明光常背楚用趙今使奉璧何能述功德及明光還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明光

地室金奏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巫音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流乎

楚些

丹鉛錄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些巴歌曰嬥又梁元帝纂要云楚歌曰豔宋玉招魂皆以些字爲尾

躬舞

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而靈王鼓舞自若見桓譚新論

萬

左傳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之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九龍之鐘

淮南子云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許愼云楚爲九龍之簴以懸鐘也賈子云子胥入郢毀十龍之鐘其說不同不可攷

楚鐘　楚公鐘

趙氏金石錄楚鐘藏方城范氏銘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下有字不可識）鐘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此鐘爲惠王作無疑也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彊楚尤强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又

金石錄載楚公鐘銘云楚公自作余按楚爵子僭稱王未嘗稱公楚公鐘者當是宰邑大夫所造如葉公之類是也

方磬

桓譚新論云瀟湘之樂方磬爲

繞梁琴

古琴䟽宋華元獻楚王以繞梁之琴鼓之其聲嫋嫋繞於梁間循環不已楚王樂之七日不聽朝樊姬進曰君淫於樂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紂好靡靡之音而喪其國今君繞梁是樂七日弗朝君樂亡身喪國乎於是以鐵如意搥琴而破之

青翻琴

古琴錄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於秦不得歸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里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秋陽琴

襄陽君古器錄繞梁秋陽皆古楚琴

楚笙

闞子云楚笙冠中國又列子云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必楚俗好笙也

警鼓

詳見兵制文獻通考云昔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旣而飲酒太過而擊民大驚使人止之居數月警而擊之民莫有

起者邵倫曰楚厲王以軍鼓爲酒鼓可謂濱樂矣

趙音樂

肆夏

禮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按此趙僭禮樂之始

廣舞

劉歆云趙襄王殺代王於廣舞之中按呂氏春秋簡子死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衰服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以其女弟妻代君襄子遂謁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百人先具大金斗代王至

酒酣反斗而擊之盡殺其從者因迎其妻其妻聞之遂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磨笄之山歆言廣舞卽此史記無舞者之文

靈文箏

陸機云趙惠文王有箏曰靈文

趙瑟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使趙王鼓瑟郭恕碑云屏趙瑟絕秦缶潘岳西征賦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

鹿

碧巖大乘注云匏音之妙楚笙趙鹿鹿者笙之類余按金石錄古祭器有鹿器爲鹿形從此起趙之樂器或此義也

趙烈侯之石

鐘石書云有石如磬形銘云趙烈侯之石葢六國時趙烈侯樂器尚書擊石拊石皆指磬也余按趙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

魏晉樂

金石之樂

國語晉悼公十二年伐鄭軍於蕭魚鄭賂以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寶鎛大磬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不得乃受魏於是有金石之樂也

魏樂書

方樂書云六國時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之章也

惠侯琴

大山錄任裏掘地得古物木質金采銘曰魏下又有銘字差細曰惠侯琴蓋戰國梁惠王之琴也按史記淳于髡見梁惠王王屏左右見之終無言王讓之髡曰王志在音知惠王淫於聲樂矣然惠侯是謚或其子孫追銘之也

縣琴

陳暘樂書晉師經以琴撞文侯文侯曰卿何鮮禮之甚也經對曰臣撞桀紂非撞陛下也文侯韙之乃懸琴於門爲終身

之戒

揰鼙

劉勰新論云魏文侯好揰鼙之聲不貴金石之和漢書禮樂志云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衞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

燕音樂

縈塵集羽之舞

拾遺記云燕昭王三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于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

女伶代唱其曲女伶已詳職官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纒曼若入懷袖也

宗廟之樂　筑

荆客傳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旣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淮南子云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許愼注筑曲十二弦

七國攷卷七終

七國攷卷八

祭器服

傳車

秦昭王使以傳車召范雎見史記

翠鳳旗

李斯諫逐客書云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龍文鼎

史記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絶臏而死

智囊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古文大篆書見鼎録

定蜀鼎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見鼎錄

秦公敦

廣川書跋云商人堌中得敦銘曰秦公敦其制簋也

御璽

通鑑秦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攻蘄年宮

相印

史記秦王收穰侯之印注印相印也又應侯歸相印劉向別錄云秦惠文王置相印虎鈕白趾按白趾不可攷

有司印

事物紀原云事物始曰州縣之印始於春秋按商鞅書定分

篇曰法令之長即以封右劵以法令之長有印以封印則有司之賜印自秦孝公變法始耳

玉符

通鑑呂不韋爲異人說華陽夫人夫人承間言於太子太子許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

屏風

燕丹子云荊軻把秦王王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按此秦殿上屏風蓋斧扆之遺制也

帶劍

史記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正義曰春秋官吏各得帶劍

劒有二一佩劒所謂衣冠帶劒是也一兵劒持以相格殺者也秦别紀作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劒

黼黻之服

史記秦獻公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孔頴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羅縠衣

詳見屏風據燕丹子秦王衣羅縠單衣坐殿上癸余不能無疑

降服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

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注云降服素服也

武幘

物原云秦孝公作武幘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衵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炙轂子云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戴黔首之服以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說略云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唯庶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青藤山人路史云抹額是大禹所制

旄頭

述異傳云旄頭飾騎秦文公作使之先驅按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木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

象牙敘

中華古今注敘古笄之遺制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

連環

春秋後語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田齊器服

文車

國策齊王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謝孟嘗君

相印

史記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璽始稱曰印余按楚尚有相璽

鹵器

史記湣王二十九年燕將樂毅遂入臨菑盡取齊之寶藏器及淖齒殺湣王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注鹵器宗廟器也又樂毅報燕王書齊器設於寧臺

寶盤

博古圖云楚姬匜盤高四尺五寸深一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三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足銘十有七字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先是得楚姬匜齊侯作楚姬寶匜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銘其器以侯稱之尚知止乎禮義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銘如此容齋洪氏隨筆曰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十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侯王中最爲驕暴嘗爲東帝豈有自稱侯之理

服劒

詳見文車服劒者王所自佩劒也

側注冠

通典云齊君冠曰側注冠形如通天冠頂不斜卻直豎鐵爲卷梁高九寸無山展筩一名高山冠其曰側注冠者冠體側立而曲注故名秦滅齊以賜近臣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等所服

黃金帶

國策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楚器服

楚車

桓譚論云莊王爲車銳上斗下號曰楚車又陸子云楚平王

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安車

孔叢子云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又見家語又楚有樓車巢車見楚兵制

王輿

左傳云昭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又楚莊王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

篳路

左傳析父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杜注云篳路柴車也

青翰舟

說苑云楚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

艅艎

屈原九章乘艅艎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注艅艎有窗牖者或曰小船也蓋楚效吳人所爲之櫂

王旌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杜預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楚僭號故有王旌也

九龍鼎

春秋後語云吳入楚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按楚又有九龍之鐘見音

樂攷

銅盤

平原君傳毛遂從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索隱曰銅盤若周禮所用珠盤也

楚王盞彝

周器欵識錄有楚王盞彝又有楚公彝按楚初稱子後僭稱王無楚公之稱

相璽

國策楚置相璽玉海云古有璽說者以秦制乘輿六璽以爲

秦始者非老子云爲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是古有璽也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沈羽云六國制傳信書今世所傳六國璽可攷

將軍節

呂氏春秋曌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說略云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

印綬

吳越春秋平王謂伍胥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

綬往許召子尙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慚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反遇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尙賜鳩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漢官儀云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玉屏風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者傳云是楚王塚獲玉屐玉屏風玉屏風甚奇矣按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玉虎子尤可怪

玉鏡

齊春秋云襄陽人發古塚有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

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解襄陽古冢卽蕭子顯齊書所稱襄陽楚王塚也

象牀

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按世本云紂爲玉牀

鐵如意

古琴䟽楚王樂繞梁之琴七日不聽朝樊妃進諫於是以鐵如意撾琴而破之

金諸侯

賈子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君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衞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

故與師而伐之

玉劒

詳見翠衣

長鋏

詳見切雲冠王逸楚辭注云長鋏劒名也其所握長劒楚人名曰長鋏也漢書注云楚長劒有長丈者

翠衣

說苑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舃立乎流水之上

翠被

左傳楚子田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舃執鞭以

出困學紀聞云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舃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絳衣

墨子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博袍

詳見絳衣

楚服

史記呂不韋爲秦異人說於秦及異人至秦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復陶

詳見豹舃注秦所遺羽衣也

長冠

杜氏通典云長冠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爲裏亦名齋冠後以竹皮爲之高七寸廣三寸後人謂之鵲尾冠也

遠遊冠

通典遠遊冠秦採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展筩橫之於前

獬豸冠

通典獬豸冠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纚爲展筩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執法者服之謂之獬豸冠者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爲冠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鬭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豸冠楚國效之

鮭楚冠 䲜冠

淮南子云楚莊王好鮭楚冠國效之也許慎注今力士冠鮭胡瓦切又淮南子云楚莊王服䲜冠又左傳云南冠而縶者誰也注楚冠也

皮冠

詳見翠被

切雲冠

楚辭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注切雲當時高冠之名薛孝緒曰楚切雲之冠者士冠也

瓊弁 玉纓

左傳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

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杜預曰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玉屐

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一作玉履又賈誼書云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跖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跖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珠履

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見史記

豹舄

詳見翠被

縞舄

詳見翠衣

綠佩

愼論先物略云古有楚之綠佩文理光美絲綸直平此古佩之上質按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友徐廣曰韍韋如巾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又桓寬鹽鐵論云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注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

趙器服

輦

史記趙孝成王元年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相國印

趙惠文王以相印授樂毅詳見職官攷又史記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令璽

韓子梁車爲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閉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璽而逐之

珠玉刀劒室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趙使欲夸春申君爲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

銅枓

史記趙襄子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呂氏春秋作金斗

智伯頭

春秋後語云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古今錄云趙漆智伯頭爲飲器其後趙人制飲器大者名曰智伯頭裴氏云飲器椑榼也晉灼云飲器虎子也余按呂氏春秋云斷其頭以爲觴則虎子說非也

貂服

竹書紀年愼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余按趙武靈王易服騎射詳見兵制即此事也貂沙漠所產嘗

時無肯服者後世極貴重之實始於周末云

羖羊裘

說苑趙簡子僦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之

術士冠

後漢輿服志云術士冠前圓𢆯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

惠文冠

通典云惠文冠者趙武靈王改古制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漢官儀云說者以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飲下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捍而外

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古今注云貂蟬冠漢制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應劭云惠文冠者北土多寒因以貂皮溫額後代因之曰惠文惠者蟪也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其說非是按武靈王死惠文立惠文者如曰趙王冠也不言武靈易創而難守也

鶡冠

後漢輿服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云鶡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武靈王以表武士注云莊子云縵胡之纓武士之服是也徐廣曰鶡似黑雉出於上黨傅元賦注曰羽騎騎者戴鶡

爪牙帽子

中華古今注云搭耳帽之制本以韋為之以羔毛絡縫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皂色為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

皂靴

典略云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趙武靈王易初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實錄云靴始起于趙武靈王好服短靿黃皮為之漸以長靿靴軍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靈王始也學齋佔畢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為靴徽宗世嘗變靴為履高宗世又變履為鞋

方屐

孔叢子云孔穿履方屐見平原君

貝帶

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鵕冠而朝國策王乃賜周紹衣服冠具帶注具帶即貝帶以貝飾帶也

璹瑁簪

詳見珠玉刀劒室

魏器服

夏車

國策或為六國說秦王曰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夏車者夏篆也篆其車而五釆畫也

七星旗

春秋後語云魏惠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十八年拔邯鄲西圍定陽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衞鞅謂魏王曰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諸侯伐魏覆其十萬之軍亦見國策七星之旗者帝旟也春秋緯云天子法斗諸侯應宿後漢輿服志曰戰國削滅禮籍修奇麗之服飾其輿馬文闕玉纓象鑣金鞍以相誇

九斿

詳見七星旗九斿者九旒之旗也

端冕

陳氏禮書武王端冕以奉丹書則天子齋而端冕信矣諸侯昏禮元冕齋戒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昏以元冕攝盛也魏文侯之端冕非攝盛則僭也

彤弓　玉矢

劉氏國語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使魏趙韓爲諸侯命魏曰王曰斯汝爲諸侯世世夾輔余周室汝毋不恪共汝職余有先王之命余亦有車馬彤弓玉矢用錫汝功業毋使余謂諸侯其大庇其子子孫孫無效於我周室毋好凶兵惡吉德俾好與惡失度毋使百姓謂我不性不情毋使慈惠不下暨仁德不上先朱純一白珍一燊弓三（即彤弓也）束矢五十（即玉矢也）以

命文侯

朱純　白珍

詳見彤弓玉矢其後文侯生擊立爲太子授以白珍謂之授命見孟子注蓋魏以白珍傳國矣

石牀　石屏風　玉唾壺　銅帳鉤　銅鈃　鐵鏡

石枕

並詳魏喪制皆魏殉葬之物也

犀篋

曹植逸文云樂羊反於魏謗書盈於犀篋按春秋後語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謗書一篋

丞相璽

史記蘇代曰太子自相也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務以國事魏欲得丞相璽

上將軍印

信陵君傳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

令璽

韓非子外儲云西門豹爲鄴令左右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按六書精蘊云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璽守土爲意其在臣也曰君命我矣何爲代君養民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爲代天養民也秦制惟天子用璽後之人因改從玉

虎符

詳兵制

韓器服

玉璽

通鑑秦始皇十四年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

相印

蘇秦傳蘇秦佩六國相印是韓亦有相印也蔡邕釋誨云連衡者六印磊落

燕器服

輅車

通鑑燕昭王賜樂毅輅車乘馬後屬百兩藝苑巵言云凡三

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燕鼎

樂毅報燕王書故鼎反乎磨室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

召父彝

博古圖周召父彝銘云召父作乃口寶彝

召公尊

博古圖周召公尊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容七升七

合共重二斤有半盇器銘云王大召公族於庚辰旅王錫中馬有貫侯四駪駪南宮　王曰用先中埶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此周王褢大召公之族於其廟之器也又旅陳其王所錫之馬駪駪衆多也錫馬蕃庶駪於南宮南宮亦廟也此所謂褢大之也乙者父之名王褢大於廟爲其父作此寶器乃周家召公子孫之酒彝也

瑤甕玉櫝斝耳

左傳昭公六年齊侯伐燕將納簡公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庚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注云櫝匱也斝

爵類傍有耳皆玉爲之

玉盤

燕丹子云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

印綬

史記王噲收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按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僞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注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輿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爲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爲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墨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

計之爲三十二夫之入萬石至於斗食左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奉月四十斛

丹綃幄

拾遺記云燕昭王三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綃華幄

麟文席

拾遺記云燕昭王設麟文之席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爲雲霞麟鳳之狀

后服

通鑑燕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

公子服

詳后服

羽衣

拾遺記云燕昭王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眞里也

七國攷卷八終

七國攷卷九

秦雜祀

西畤

史記秦襄公以兵定周周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通諸侯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封禪書云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年表云立西畤祠白帝索隱曰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畤西畤縣名故作西畤畤止也漢書郊祀志曰秦襄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雜祀喪制亦禮也不附疊禮各為一卷蓋淫祠厚葬戰國無度非禮之禮皆古者慎焉宗廟而外並從雜祀

鄜畤

史記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

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十年初爲鄜畤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止於鄜衍史淳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按秦紀祠鄜畤用三牢又秦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德公文公之子也初居雍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漢書郊祀志曰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於史淳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密畤

秦宣公四年作密畤見史記漢書注云雍有五畤太昊黃帝

以下祠三百二所緯略云密畤者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雍也括地志云漢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則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作鄜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亦祠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也

上畤　下畤

秦靈公作吳陽上畤下畤詳見括地注封禪書云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

畦畤

陝西志畦畤在櫟陽縣東北三十里秦獻公時櫟陽雨金自

以得金瑞故作畦時祀白帝畦時者言其時如畦畛也

武時　好時

雍錄云武時好時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時者不知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即秦靈公所立上時下時吳陽也靈公既立上下兩時又立武時好時又云秦西時鄜時上時下時漢北時為五時五時之外又別有四時為密時畦時武時好時括地志又以密時鄜時上時下時北時為五時其說相牴牾也余按封禪書云自秦文公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據此武好二時舊在雍地非始於靈公蓋二時久廢自靈公祠之也

郊

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滅周之明年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記郊之祭迎長日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
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
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寶祠

秦紀秦文公十九年得陳寶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
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
以牢祠之號曰陳寶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

神會也封禪書云其神或歲不至或歲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括地志云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又按神僊傳載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由余識爲佛神事頗詭特儒者所不道

怒特祠

五行傳秦立怒特祠祠以白犬元羊史記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五都故道有怒特祠錄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

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不出故置髦頭

伏祠　狗禦蠱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胡廣曰秦有伏祭自德公始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歷忌說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正義曰蠱者熱毒惡氣爲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左傳云皿蟲爲蠱漢書解詁曰狗陽畜也以狗祭社以辟不祥風俗通曰俗說狗別賓客善守禦故著四門

以辟盜賊令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辟除不祥取法於此顧氏說畧云六月上伏秦始皇所置又云秦穆公始爲伏皆誤也

鳳女祠

列仙傳秦穆公時蕭史夫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臘祠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曰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故云初臘臘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漢名臣奏曰秦惠文王初立臘祠冬祭祖考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淸祠周曰蜡漢曰臘漢書解詁曰周曰大蜡

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也又左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故疑左傳戰國人書也

蜀水三祀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

久湫　巫咸　亞馳

金石古文載秦詛楚文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馳亞馳讀作呼沱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又次得亞馳文於洛其詞則一唯告於神者隨號而異

其久湫文曰又〔通作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於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齋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卬大沉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淫泆甚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戮刳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祠圭玉犧牲逑取我邊城新郢及鄔〔音於〕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眾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逼我邊境將欲復

其兇(音凶)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　按秦在戰國最多鬼祀史記六國表曰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法言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差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典鄜密上下用事四

帝而天王不臣反致文武胙

楚雜祀

望祭羣神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立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大室之庭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絶無後惟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祭上帝

桓譚新論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妃以下

祭岡山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蔡太子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注用太子者楚殺之爲牲以祭岡山之神

歷山祠

越絶書無錫歷山春申時歲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東皇太一祠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按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淮南子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楚辭注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詞去其太甚岳陽風土記曰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皆古楚俗也

雲中君祠

楚雲中君祠見屈原九歌謂雲神也歌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楚人名巫爲靈子若曰神之子也言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也

湘君祠　湘夫人祠

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皆楚祠也

大司命祠　少司命祠

九歌有大司命祠少司命祠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東君祠

楚辭注東君祠者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東君歌曰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注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

河伯祠

見九歌河伯者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大率爲黃河之神耳按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西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

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辠也止不許

沈馬祠

陸璣要覽楚懷王於國東偏起沈馬祠歲沈白馬名饗楚邦河神欲崇祭祀拒秦師卒破其國天不祐之漢成帝時谷永距絕方士疏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趙雜祀

霍泰山祀

史記趙襄子立智伯與韓魏分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

于趙趙不與智伯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頓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鐕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使張孟談潛行反智伯之約私于韓魏與合謀三月丙戌遂滅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泰

山祀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在霍山側也　按趙與秦同姓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斿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世去夏爲湯御敗桀於鳴條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之遂使御太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元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事殷周武王之伐紂也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取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椁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驪騂騮騄耳之駟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由此爲趙氏中衍鳥身人言蜚廉石棺天賜跡近鬼神不經聞見是故秦趙二國最重祭祀其所繇來者久也

公孫杵臼程嬰祠

史記晉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友程嬰二人謀立孤杵臼死之程嬰卒立趙武亦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

魏祭祀

郊

魏惠王有拜郊臺詳宮室

七主之祭

孟子說文梁襄王借天王之號立七主之祭修英雄之聲號伯中國梁立七主不見他書按封禪書始皇有八神之祭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

七日日主八日四時主梁之七主或亦取乎此也

七國攷卷九終

秦喪制

殉葬

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三十九年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詩曰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子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至獻公元年止從死是武公已下十八君皆從死也又按國策昭襄王時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據此昭襄之世尚有殉葬不知獻公止從死之後又起於何代也皇覽冢墓記云秦始皇冢在驪山之右冢中以水銀爲百川金銀爲鳧鴈機相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久不滅其葬時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

以書葬

皇覽云呂不韋好經書多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

十餘人論五經謬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黄腸題湊處地高燥不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焚詩書

合葬

史記正義云昭襄王卒以孝文王母呂太后與昭襄王合葬

太子歸葬

史記秦昭王二年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壽陵

史記昭襄王卒葬壽陵

黄腸題湊

詳見以書葬蘇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腸木頭

皆內向故曰題湊

墓植柏

博物志云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

遣弔

左傳晉獻公之喪秦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諸侯來弔祠

史記昭襄王卒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田齊喪制

殉葬

劉向云昔齊威王卒從死七十二人按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得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人骨狼藉據此自先齊已殉葬矣史記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蘇秦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七略云齊湣王厚死人按檀弓云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又陳乾昔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始殉用人從葬也又晉景公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乃負

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又邾子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潔故先内車及殉別爲便房葢其遺命顧愷之啓蒙注云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古之殉葬者多矣

銅椁

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汶水西墓西有僖公墓續從征記曰太公塚在堯山北五里平地爲坂高十丈曾發之者得一銅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此實田和塚也和遷齊居于海上而別爲諸侯亦稱太公也山東志曰四王墓在臨淄縣南十五里鼎足山齊記補遺曰山基圓頂東西直列乃齊威宣

滑襄四王墓 按姑蘇志虎邱山下有吳王闔閭塚銅棺三周水銀爲池金銀爲坳古之厚葬葢有銅棺椁也

出弔

孟子爲卿于齊出弔于滕白虎通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獨遭離之鳴呼哀哉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于國君禮錫衰裳弁有經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衰裳弁經異姓葛同姓麻

楚喪制

殉葬

史記楚靈王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行遇其故鋗人謂曰爲我求食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

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于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送死并葬之是楚有殉葬之俗也又國策云楚宣王時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何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弛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此又一証

以書葬

蕭子顯齊書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武王冢獲竹簡書

青絲編簡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又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攷工記周官所闕一統志云楚昭王塚在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書古書竹簡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繪云周禮逸篇又按玉深云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言曰公琴即皐陶冢楚人謂冢爲琴也又有葛陂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琵城楚人又謂冢爲琵矣名號大奇附記于此

銅鼎銘墓

皇覽云漢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元武王墓蓋楚以鼎銘墓也按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

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宋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壍一丈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爲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核李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酉陽雜俎載齊景公墓在貝邱縣近北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墨莊漫錄載政和間朝廷求詢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儒爲陝西轉運遣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闊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此皆以

物殉葬之絶異者也

歸喪

楚世家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赴

史記鄭敖既死公子圍使使赴于鄭伍舉問曰誰爲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趙喪制

會葬

史記肅侯二十四年卒秦楚燕齊魏出鋭師各萬人來會葬

壽陵

史記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名之事陵爲之終是民之墓亦稱陵也周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秦惠文始以墓稱陵而民不得稱

水冢

隋圖經云歷陵縣西十里趙簡子冢石虎令人發之初得炭深一丈得連木木厚高八尺次得流泉水水色青冷非常以牛皮爲囊作絞車以汲之一月而水無極乃止築城繞之氣成樓闕

赴

主父死乃發喪赴諸侯見趙世家

魏喪制

以書葬

束晳傳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據此魏以書葬也餘冬序錄云汲縣發古冢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準一統志又云漢初有人發魏襄王冢得竹簡書十餘萬言胡應麟曰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非太康二年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書數十車古

器一二他服玩珍怪無聞焉即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于秦火而出于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如襄王誠未易者

裸葬

西京雜記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東首裸臥無衣衾據此魏有裸葬之俗也按張華博物志云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也此與裸葬并為異特

更葬曰

國策魏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官

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羣臣皆不敢言惠公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于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謹弛期更擇日按王制云葬不爲雨止注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也

鐵券　石人

西京雜記晉人有發魏哀王冢者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劒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物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焉

文石槨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中有石牀石屏風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劒二枚金玉雜具見西京雜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古史攷曰堯作瓦棺湯作木棺郭緣生述征記曰桓魋石槨在九里山之東北也槨有二重門間隱起靑石方淨如鏡門扇數四博物志曰衞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荆州記曰臨湘水中有石牀牀上有二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甚葬于邦西閶門外文石爲棺槨

七國攷卷十終

七國攷卷十一

秦兵制

三軍

文獻通攷秦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設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又商子載秦三軍之法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給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愼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

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强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是故秦之三軍無相過也

陷陣

詳見三軍又吳子云秦置陷陣三萬

奮擊

蘇秦說秦惠王曰奮擊百萬

帶甲

國策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人跿跔科頭跿跔跳躍也科頭不著兜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二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步卒

韓非子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於晉

正卒　戍卒　更卒

馬端臨曰秦自非子爲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爲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設三帥而車三百乘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乃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之戍卒凡戰獲首賜爵一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桓寬鹽鐵論云商鞅之任秦也刑若刈菅草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

小子軍

劉向別錄云長平之役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號爲小子

軍

銳士　虎賁

荀卿曰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陳傅良云秦昭王時有銳士虎賁八百萬按周禮有虎賁書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䟽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内驍勇選而爲之

斥兵

史記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小戎

秦風小戎云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

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
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
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
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注小戎兵車也天子車戎謂之
元戎諸侯謂之小戎韓詩內傳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秦哀
公三十一年吳伐楚楚王亡申包胥奔告秦子蒲子虎帥車
五百乘救楚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
周室按車戰之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
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御楚子韓厥從鄭伯邲
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我元

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葢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卒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於車戰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深得古法蔌園雜記云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葢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廣野其兵將又皆素鍊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

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

革車　戰車

詳見步卒又蘇秦說秦曰戰車萬乘

疇騎

繆公有疇騎見步卒注疇等也言馬齊等

太白船

蜀王本紀云秦爲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余按周武王有蜂舟見拾遺記伍子胥制王翼越人有船名須慮見越絕書

相將

史記張儀相秦四歲而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陜築上郡塞

自將

史記秦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五年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十五年晉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二十五年周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

上首功

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漢書解詁曰秦上首功之國首功者獲首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荀子曰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刦之

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繇也功令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鰓鰓然嘗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

宗室軍功

應劭云孝公變法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爲屬籍

角抵

太白陰經云春秋末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共相誇視而秦更名爲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

必危

祈戰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伐晉秦伯以璧祈戰於河杜預曰禱求勝也

素服郊次

殽之敗晉歸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於秦秦伯素服郊次鄉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見左傳

田獵

史記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又按秦風駟鐵云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於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於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傳云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疏云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游田狩獵之事又韓詩外傳云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

龍盾　厹矛　蒙伐　虎韔

詳見小戎龍盾畫龍於盾也厹三隅矛也厹矛鋈錞口三隅之矛以白金爲其錞也錞鐏也蒙厖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也伐中干也韔弓室也虎虎皮也楚辭云帶長劍挾秦弓

太阿　工市

秦劍有太阿工市見玉海

鹿盧之劍

詳見秦音樂攷白帖云古劍以玉刻鹿盧形

誠劍

刀劒錄云秦昭王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誠

定秦劍

秦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劍名曰定秦長尺有六寸銘作小篆書見刀劍錄

水心劍

白帖云秦昭王三月三日曲水宴有金人於水中捧水心劍以奉王玉海云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伯諸侯

西戎刀

孔叢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田齊兵制

帶甲　五家兵

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不下戸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舊注五家之兵者五國之兵呂氏曰齊有五家之兵最强也作五國非

技擊　得首賜金

荀卿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矣事鉅敵堅則渙然離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注云八兩曰錙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賜錙金贖斬首雖戰敗則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無本賞也典略曰湣王爲技擊孫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

候者

國策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者軍候也

輜車

史記齊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按輜

車者軍中輜重之車也

文騎

孫子箋云齊宣王以文騎六百匹伐燕

火牛

田單守即墨先以計給燕將燕軍多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爛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先是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見田單傳

出獵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

威王兵法

劉向別錄齊威王用兵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昔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遂附穰苴謂之司馬法亦曰威王法書載武經不錄

宣王兵法

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劉子七略云齊宣王兵法九十篇一曰孫臏法也呂氏春秋云孫臏貴勢司馬遷云孫子臏腳兵法修列通典引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敵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道絶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又孫吳傳云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

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乃自剄

寶劍

一統志齊王有寶劍磨於長興晏子鄉其水微赤似鐵汁

徽章

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注云兩軍相對曰交和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

楚兵制

三軍

傳曰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爲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於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爲兼統三軍矣

九軍

淮南子楚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

左右廣

左傳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軍之戎分爲二廣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受之至於昏內官序當夜鄭氏曰廣者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

廣屈蕩爲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爲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常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　敵安　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年西廣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今邲之戰則二廣皆以候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其實楚人尙左在親軍分爲二廣而王則乘左楚莊王能以其國霸其師之戎分爲兩廣

偏兩

文獻通攷楚兵制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一卒之外復有十五

乘之偏并十五乘之兩葢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按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廣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别各有一卒之兵者是也

游闕

左傳楚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葢游兵往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爲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旋分出不係步伍之數

徒兵

通攷云康王以蔿掩爲司馬始井沃衍牧隰皐賦車藉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徒兵卽武卒也許愼淮南注在車曰士步曰卒

舟師

左傳襄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昭十七年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十九年楚爲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二十七年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汭而還定二年楚囊瓦伐吳師吳人見舟於豫章敗之四年蔡吳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

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注潘子臣小惟子二子者楚舟師之帥也馬端臨曰楚用舟師自康王始攷之經傳吳舟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於皐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爲舟師以略吳疆昭王時救潛之役舟師及河汭而還其後囊瓦伐吳吳人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其帥葢楚雖以備吳致舟師而實莫能用用亦不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陵師

左傳子期以陵師敗於繁楊注陵師楚陸師也

高庫兵

淮南子楚有高庫之兵呂氏云荆葉公發太府之債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上國之兵　東國之兵

通攷云楚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按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復用師杜預曰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按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頴達曰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宮甲

左傳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注是宮中兵也或曰楚有太子之兵曰宮甲

環列

文元年楚潘崇掌環列之尹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若敖六卒

楚有若敖之六卒見左傳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

申息子弟

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於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於子玉而死

都君子

昭二十七年楚左司馬戌帥師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杜預曰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曰平常免其行役事急

乃使之耳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八是也

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

王馬之屬

詳見上按王馬之屬楚官也然無專名故不入職官

左右司馬

國策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

馬各營壁地按此左右司馬者乃行軍之制故與職官並載

五帥

通攷云楚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帥

左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帶甲　車騎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也陳傳艮曰楚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尙于餘萬

戰車

楚世家云楚王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春秋感精符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作衝車厲武將輪有刃有劍以相振懼宋均曰衝陷敵之車也淮南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

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姓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圉輧車奉饟道里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八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手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許慎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孫吳兵法云車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有屬車輕車爲后殿焉

樓車

左傳宣十五年解揚登諸樓車注樓車上望櫓

巢車

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上爲櫓說文作轈
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

馹

文十六年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注馹傳車也

雲梯

尸子云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爲我作雲梯
高可參浮雲鶱白日此天下之先驅也將以攻宋矣

舟戰之具

墨子云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

進則拒之也

燧象

左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奔吳師武功略曰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火牛克騎刼後漢楊璇以火馬散滑賊晉江逌以火雞破姚襄宋趙遹火猱攻卜漏

輜重

左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杜預曰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輜重宜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纏亂正兵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

柱國將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

荆尸　陳法

通致云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案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遂以爲名子鎗屬亦楚陳利楊雄方言云楚謂戟爲子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弓矢利遠是長兵子是短兵蓋楚參用子爲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軍行右轅左追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

在車不供卒役分步卒爲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彼分在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合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爲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在前者明爲思慮所無之事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爲備如今軍行使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虜有伏兵使踰行之旆以絳及白爲旛與軍人爲私號見騎賊舉絳旛見步賊舉白旛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是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爲謀

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爲殿後世精兵多在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勁兵殿後最爲良法

左右拒

左傳楚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遊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爲陳名文獻通攷楚於陳則分左右二拒

二隊

左傳楚子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杜預曰隊部也兩道攻之

田獵　右盂　左盂　獵陳

說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

楚令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披榛薉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又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楚其王出獵而遺其弓湖廣志武王山在棗陽縣東五十里世傳武王嘗獵此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杜預云孟田獵陳名

太阿　龍泉　工市

越絶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子干將使之作爲鐵劍曰泰阿博物志云寶劍名龍泉太阿工市

三劍皆楚王作者蜀志云楚王作劍三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劉向孟子注云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泣相如賦云楚王建干將之雄戟張協七命云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溪之鋌赤山之精乃煉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張協太阿劍銘云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歛以越砥

鮫革甲

荀卿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鍦慘如蜂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天下稱强兵莫如楚楊倞荀子注云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不可入孔融肉刑論云古聖作犀兕革鎧今有盆領鐵鎧國語云吳王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爾雅翼云鮫出南海狀如鼈而無足圓廣尺餘尾長

尺許皮有珠文而堅勁可以飾物又云犀兕並有甲兕之革最堅故犀甲只壽百年而兕甲壽二百年

腸夷甲

越記云楚王身被腸夷之甲

組甲　被練

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云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牢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令步卒服之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

練袍被於身上呂祖謙曰被練若今之軟綿之類

桃弧棘矢

楚世家析父曰先王熊繹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吳越春秋云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葢以桃弧棘矢而備隣國也

大屈弓

左傳昭七年夏四月楚享公好以大屈注弓名也疏魯連書曰大屈之弓賈云寶金可以爲劍出大屈地

烏嘷弓

家語楚共王出遊亡烏嘷之弓注烏嘷弓名

繁弱弓

孔叢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忘歸矢

詳見上

鐵矢弩

國策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宛路矰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犬宛路之矰以畋雲夢說苑作箘簬之矰

鉤

史記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徐廣曰鉤楚兵器戈之屬正義曰凡戟有鉤鉤之喙鉤口之尖也

宛鉅鐵鉇

詳見鮫革甲楊倞荀子注云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鋼曰鉅鉇與鍦同矛也方言曰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楊之間謂之鍦言宛地出此剛鐵爲矛

鉞

左傳昭十二年楚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故請命注命斧也柲柄也王以飾斧柄也

警鼓

韓非子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文獻通攷云傳曰嚴禁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後故大周正樂謂凡鼓施於邊徼施之警服

遊兵制

帶甲　車　騎

蘇秦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强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勢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九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陳傅良曰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栗腹尚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

劍士

莊子云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百金之士　彀者

史記李牧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彀者十萬人

選車　選騎

詳見上

決水

趙襄子時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襄子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見武經舊注又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見趙世家余按兵法有決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

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也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氏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辨士遂以爲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憯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於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慼於心南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海五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救民於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

胡服騎射

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

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亾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窮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

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
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
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
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
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父服之家聽
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
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
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
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
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
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戎翟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謂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

紬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俗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及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

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

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
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
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
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
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
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
射國策云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藉兵有
常經變藉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藉而
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
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

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藉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藉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人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按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鄭司農云謂馬上鼓疏云鄭蓋據當時已有

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春秋正義云古者馬以駕車六國時始有單騎司馬法孫子無騎戰吳起爲武侯戰以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其書六篇往往皆言騎戰蘇秦說燕曰騎六千匹說趙曰騎萬匹說魏曰騎五千匹說齊曰騎不得比行說楚曰騎萬匹此戰國用騎戰之驗今六韜言騎射決非太公所以杜牧之注孫子云黃帝險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戎翟騎士乃知單騎之兵出於戎狄按春秋傳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崇卒敗戎大鹵而單騎自此始矣國策注曰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者葢始教一邑然後行於境内漢劉向曰戰國有騎無騎射騎射胡兵也趙武靈王用之又

按惠文王三十二年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馬服君虞喜志林曰馬服者服馬也郭氏曰馬騎也服便也言便於騎射廉頗傳廉頗思復用趙見趙使者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郭氏曰趙尚騎射故被甲上馬李牧傳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武靈以下世世勿失矣

右軍　左軍　中軍

史記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祒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剪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

太子將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智伯伐鄭伯簡子疾使太子將而圍鄭

武靈王十四年趙何攻魏按何武靈王之太子也卽惠文王

自將

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王自將之詳見前右軍左軍中軍武靈王

二十七年傳國於何自號爲主父主父身胡服將士大夫西

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

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

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

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從

代道大通還

相將

史記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孝成王十五年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是年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二十一年廉頗將攻繁陽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余按戰國尚兵將相合而爲一假相大將武襄君者蓋當時將軍以相爲重武襄未相故假而攻燕也

借兵

趙敬侯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見史記按敬侯四年魏敗趙兔臺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趙剛平困乏之後故借兵

於楚也

田獵

信陵君傳魏公子與王博傳言趙寇至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

犀楯　犀櫓

韓非子云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注以犀爲楯櫓而自卧之櫓楯類也

趙匕首

李詩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典論云楚國太阿徐氏匕首上世名器按史記燕太子丹將使荊軻刺秦王得趙氏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

魏兵制

武力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三千匹余按武力即荀卿所謂魏氏武卒也

蒼頭　奮擊　厮徒

詳見蘇秦說魏注蒼頭者謂以青巾裹頭爲異於衆唐王某河淸頌云魏立蒼頭秦稱黔首厮徒者謂養馬賤者亦爲兵陳傅良曰魏之兵盛矣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爲戍士三十萬

步軍

孫吳列傳龐涓棄其步軍

革車

魏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見吳子

騎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詳見蘇秦說魏

立大將之制

未學篇云魏制立大將君自布席夫人奉觴親醮於廟乃授斧鉞自立吳起始也

太子將

史記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見年表太子將而戰故爲秦虜也

又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

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見世家

田獵

國策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强

惠王軍法

末學篇引魏惠王軍法云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尸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命曰軍賊身死家滅男女公於官五人爲伍伍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十人爲什什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

知而弗揭全什有誅五十人爲屬屬干令犯禁者知弗謁全屬有誅百人爲閭閭干令犯禁者知弗揭全閭有誅自什以上至左右將干令犯禁者揭之免勿揭皆與同罪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虎符非有王命出戸外者誅將兵而還者誅是北類也雖太子勿赦按魏世家云將兵而還與北同與此相合乃魏法也余按尉繚子同豈尉繚所定耶

吳起戰法

通典引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

合然後舉旗畫以旌旗旛旄爲節夜以金鼓爲節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按漢志吳起四十八篇又尉繚子引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史記云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糧與士卒分勞

魏公子兵法

信陵君傳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

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十卷又孔叢子云子高適未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倘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旣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三屬之甲

荀子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危國之兵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楊倞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泉也三屬之甲者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盤領也髀褌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又吳子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十二石之弩

見上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者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余按一斛爲一石周時已然括言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及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此乃近世教習所致又淮南子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消車以鬬許愼注連車弩通一弦以車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

䩜

詳見荀子漢書作胄顏師古曰胄兜鍪也

銅劍

王隱晉書云汲郡冢有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蓋魏劍也山海經注云汲冢中得銅劍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虎符

信陵君傳侯生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欲爲其父報仇使客求殺其父者終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按虎威猛之

獸故以爲兵符漢有銅虎符雲烟過眼錄云太史楊瑀所藏銅虎符一全體具存背上篆云某虎發兵待行腹下分書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平腹內作牝牡五竅開全之則一全虎也

烽

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冦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眡之有冦卽火燃舉以相告

韓兵制

帶甲 廝徒 負養

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

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於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國策作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甲盾鞮鍪(音題矛)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蘇秦合從匿短舉長張儀連衡匿長舉短蘇秦知韓地惡不言食貸張儀知韓兵勁不論弓弩

谿子弩

見蘇秦說韓南方谿子蠻人柘弩善射材

時力弩　距來弩

韓有谿子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按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距來敵也見淮南

鐵幕　鞮鍪

見蘇秦說韓注鐵幕以鐵爲之臂衣也鞮鍪一作題鍪

革抉　㕹芮

同上革抉射韝也謂以革爲射決㕹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

棠谿　墨陽　合伯　鄧師　宛馮　龍淵　太阿

莫邪　干將

晉太康地理記云天下寶劍韓爲衆有曰棠谿曰墨陽曰合伯曰鄧師曰宛馮曰龍淵曰太阿曰莫邪曰干將按魏了翁經外雜抄云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於棠谿蔡州西平縣西界棠谿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劍九域志云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又琴操云聶政父爲韓王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又桓寛鹽鐵論云世言强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鋋也鄧師者龍魚河圖云鄧國有工善鑄劍因名宛馮者般芸小說云宛人於馮池鑄因以爲號

燕兵制

帶甲　車　騎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

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又王喜以車二千乘攻趙陳傅良曰栗腹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

自將　相將

史記燕王喜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

二軍　偏軍

並詳上

上功　中功　下功　報次

戰國陽秋注云樂毅既破齊昭王親至濟上勞苦令軍中曰將軍得齊祭器謂之下功得齊城郭謂之中功得齊人民心謂之上功上功饗太牢受鋭賞其次中功中功饗少牢受鈞賞其次下功下功饗鄉牢無功不饗賜之壺漿謂之報次報勞之謂也余按鋭賞鈞賞賞義未詳易緯鄉牢四朱均注云鄉牢胥牢也謂雞鶩之屬樂毅列傳云昭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七國攷卷十一終

七國攷卷十二

秦刑法

什伍之法

史記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

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爲之什伍之法淮南子商鞅之啟塞許慎註云啟之以令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杜甫詩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按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至漢文帝元年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舍人之法

商君傳云商君亡欲宿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

棄灰之法

鹽鐵論注云衛鞅之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

按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步過六尺之法

詳見棄灰

同室之禁

通鑑秦孝公十九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胡三省云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鞅始更制禁之堯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令爲之禁止古道也烏可以例言之

末利之禁

秦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詳什伍

私鬬之禁

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詳什伍

殿上之禁

刺客傳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

肉刑

漢書注衛鞅變法令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烹之刑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刑七百餘人渭水盡赤新序云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

車裂

商君傳秦惠王車裂商君其後始皇車裂嫪毐文選注云商

轘車裂李斯腰斬刑轘之辟二人爲首陸子謂秦始皇帝誤爲車裂之刑以歛姦邪非也

棄市

史記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注秦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

剖腹

桓譚云秦惠文王剖賢人之腹刑法大壞鍾離意別傳引周書云秦史趙凱以私恨告國民吳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之腹以求桃非禮也

腰斬

不告姦者腰斬詳見什伍之法許氏說文序腰本作要後人加月

戮屍

始皇初卽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注已死者戮其屍見史記

體解

通志刑法略秦體解荊軻體解卽支解也

梟首

始皇初繆毒作亂敗其徒二十八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輕者爲鬼薪見史記在幷天下之前

大辟

自大辟至鑊烹并詳肉刑

鑿顛

一作鑿頂

抽脅

按晉書刑法志云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誤

鑊烹

漢書注云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

囊撲

史記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耳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注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應劭曰秦自孝公以來有此法也

蒺藜

說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名蒺藜諫士有桀紂之名

賜死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白起有罪死注謂賜死也淸軒筆　云自周以來有大臣之優刑優刑者賜死之類是也

士伍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如淳

曰賞有爵而以罪奪爵謂之士伍自二級以上有刑罰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罰則削矣

黥

商君傳秦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又秦法棄灰於道者黥

刖

詳見士伍如淳注

宮

列子云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

劓

商君傳商君既變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法劓之

收孥

詳見什伍之法謂收錄其妻子沒爲奴婢秦法一人罪收其室家鹽鐵論云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

沒家

秦法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見史記注謂沒其一家也

三族

史記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漢志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三夷夷三族張晏曰父母妻子兄弟如淳曰父

族母族妻族又范睢傳云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

七族

鄒陽獄中上書云荆軻之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劉向曰荆軻刺秦王不中而死秦兵至燕求軻七族一時並殺之也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

十族

韓詩外傳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

者賜金千斤匿者罪及十族按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元孫之親釋文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左傳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者也今秦有十族之法無攷

滅族

詳見梟首即族也

鬼薪

詳見梟首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

贖死

杜氏通典秦昭襄王與夷人盟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賧徒濫反華陽國志作殺人顧死倓錢

罰賦

荀子注云秦國罰賦余按衛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疑卽罰賦

罰甲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出八牛而家爲王禱王曰非法也人罰二甲一作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

四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孔衍春秋後語曰秦穆公將

兒子三人囚於內宮內宮疑宮中之獄也尸子云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日寡人不敏教不至

遷

史記衛鞅初下令有言令不便者及刑太子師傅有來言令不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盡遷於邊城昭襄王時白起有罪遷陰密見士伍

赦

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徒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二十五年拔趙二城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見史記

余讀商子秦之法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職之吏有不避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眞必恐矣至爲法令置官吏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於主法之吏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之吏不告及告而非法令所謂也卽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者之吏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鋌鑰爲禁而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中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剟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故

桓譚曰秦之重法猶盛三代之重禮樂也初衛鞅學於李悝其嚴刑峻法皆李悝之教語在魏刑法攷中史記云商鞅変鞅公族傷殘百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乎

田齊刑法

錦繡之禁

瑣語云齊威王時國中大靡民不衣布於是威王造錦繡之禁罪若誹謗王矣

麋鹿之禁

孟子曰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烹

呂氏春秋齊王疾痏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强請曰苟已王疾臣與毋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履登床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之不得果以鼎烹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又史記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貧民日多是子以幣厚我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釋名

曰煮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又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烹無鹽令見淮南子

殺

史記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又滑王時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斮

國策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

附

車裂

孔叢子云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又蘇秦傳云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

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狥於齊云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

刖

韓子注齊刖罪人使守門也

金刀

桓譚論齊宣王行金刀之法余按國語云齊桓公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刀宥閒罪索訟田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是金刀之法或卽劒戟贖罪之意也

楚刑法

雞次之典

國策吳與楚戰於柏舉蒙穀奔入大宮負雞次之典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而楚國大治劉向別錄曰楚法書曰雞次之典或曰離次之典離次者失度之謂也秦滅楚書遂亡矣

憲令

史記楚懷王使屈平爲憲令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欲奪之不與乃讒曰平爲令衆莫不知王怒疏平憲令者法令也

將遁之法

淮南子楚發兵相戰而將遁者誅若不及誅而死乃爲桐棺

三寸加斧鑕其上以徇於國

僕區之法

左傳楚文王作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作爲隱匿亡人之法

茅門之法

韓子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此本說苑至公篇與韓非子文小異

僇　戮

史記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僇內刑也與戮異戮見茅門法

枝解

韓非子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漢注云枝解截其四肢也

轘

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杜預曰轘車裂也又淮南子云吳起刻削而車裂然吳起本枝解非車裂也淮南以吳起枝解於楚作車裂而以商鞅車裂於秦作支解

烹

說苑楚莊王大怒解楊將烹之左傳楚白公爲亂旣死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

克則烹何害固其所也乃烹石乞

貫耳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鞭

詳見貫耳

笞 笞王

說苑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諫曰君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

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細荆一作細箭保申呂氏春秋作葆申余按楚失刑矣夫君治人非治於人者也爲保申者可諫諫不可諫去從古及今未聞有笞君之臣與受笞之君也周公相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豈敢撻成王哉

墨墨盗

昭七年楚芊尹無宇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盗所隱器與盗同罪所以封汝也劉向孟子注曰楚文王墨小盗而國不拾遺不宵行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尙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

鼻穿人面也鄭注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劓

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說之鄭褎姤之因說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問鄭褎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王充論衡所謂鄭褎劓之者也又左傳公子比爲王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注劓截鼻也

刖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刖其左足及文王卽位又奉其璞玉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刖其右足又驚拳自刖

詳見職官

宮

左傳楚子曰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注加宮刑使司宮也

桔

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於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桔之注足曰桎手曰桔

四

史記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囚伍奢又懷王囚張儀

冥室櫝棺

秦詛楚文云楚王暴虐不辜刳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

寘諸冥室櫝棺之中余按䜌孕婦則桀紂故事冥室櫝棺楚法之極創者也

棄市

亢倉子楚平王奔左右近席三人於市

入宅

國策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注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

滅家

國策春申君不聽朱英及考烈王崩李園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之外於是楚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夷宗

通鑑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卽位使令尹盡誅爲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胡三省注夷殺也夷宗夷其同宗也

三族

楚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見應劭漢注

錮

左傳楚共王卽位將爲楊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注禁錮勿令仕

趙刑法

國律

張斐律序云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茲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夷

通鑑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迺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沈

說苑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

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刑徒

山西太原府志三角城在太原縣治西北一名徒人城舊志云趙襄子所築以處刑徒其城三面故名三角

收家

列女傳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

下獄

趙下尹史於獄詳見災異攷

大赦

惠文王三年主父自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見趙世家

魏刑法

大府之憲

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按此是李悝以前魏國相仍之法又淮南子云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之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璜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必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是其宜也

法經

桓譚新書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所著六篇而已衛鞅受之入相於秦是以秦魏二國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爲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爲盜心焉其雜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一作法禁）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市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曰嬉禁羣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

四曰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武侯以下守爲法矣

唐長孫無忌律疏序云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王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賊二賊法三囚法四捕請之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經爲律漢相蕭何更加李悝所造戶興廐之三篇謂之九章之律

淫禁　狡禁　城禁　嬉禁　徒禁　金禁

詳見法經

囚捕

自囚捕至及母氏並詳法經

誅　左右伏誅

余按左右伏誅者刑不上丞相故誅左右蔡邕所謂秦漢已
前有恥辱之刑是也又受金罪薄故僅用辱刑耳
臏
應劭曰臏截足也
刖
應劭曰刖斬趾也
聝
古無聝刑疑即腐刑也又按斷耳曰聝耳月相近或傳寫之
誤世俗寄𤡆者事露即割其耳豈亦魏法之遺乎
宮
尙書刑德攷云宮者女子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周刑一曰墨

二曰劓三曰剕四曰宮五曰大辟五刑之法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又按蔡實云宮刑者男子腐女子閉幽

戍

應劭曰屯戍古之遷刑也

笞　特笞

特笞不可解疑重笞也

罰金

秦亦有罰甲罰貲之法即籍家

族

族滅宗也又國策云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於是魏王布令於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

夷鄉

夷鄉之法他國無有果行魏酷於秦矣

及妻氏　及母氏

妻氏母氏猶言妻族母族也以上載法經

烹

說苑魏文侯時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當烹

暴尸

魏法戰而怯守而降暴其尸於市詳見兵制攷又惠王軍兵法有全伍全什之誅不重錄

臏

孫吳列傳龐涓恐孫臏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臏之按斷兩足即臏也故司馬遷傳云孫子臏腳抱朴子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又作刖

流東荒

桓譚新書魏之令不孝弟者流之東荒

丹巾漆領

班固荅八書昔者戰國之時大梁之法得罪小者刖以丹巾漆其領有畫衣冠之心

射訟 附

韓子云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余按古五刑之禁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悝之法經何其深也衛鞅既不用於魏挾法入秦定刑令什伍連坐匿姦同罰爲私鬭則被刑怠耕織則收孥較魏法經先後一轍作俑無後悝不免矣魏之法經曰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

上者族惠王嘗乘夏車建九斿諸侯不得姦天子猶大夫不得姦諸侯防已極疏繩人徒急吾恐惠王之世國法不行矣

海濱筆乘云李悝弟子商鞅得其師書行秦政而伯天下

韓刑法

刑符

劉蔭孟子注引韓昭侯刑符曰一罪謂之犯二罪謂之干三罪大逆曰凶人按論衡云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幷於秦昭侯刑符者卽申不害三符之一也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國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

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新序云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王應麟通鑑答問云秦之李斯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於是行督責嚴一言喪邦秦之亡也忽焉韓非子定法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不可一無也皆養身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

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又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盡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怯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

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此二十字原缺依韓非子補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又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安用假借矣

殺

琴操云聶政父爲韓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

四

呂氏春秋云韓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一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　余按他國皆有酷刑如秦剖腹鑿顚車裂鑊烹齊斮燕剝腹趙魏收家夷鄉楚楨枝解最爲奇慘韓獨無攷

聽訟

韓王有聽訟觀臺詳宮室

燕刑法

截

應劭漢書注引田光謂燕太子丹曰今燕國之法欺上罔國
者截截謂腰斬也

刳腹

劉歆七略云戰國之世刑法深苦秦立鑿顛燕設刳腹余按
國策張丑謂燕境吏曰我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
殺子刳子之腹歆之說豈據是耶

斬

通鑑樂毅圍齊二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昭王
於是置酒高會引言者而讓之曰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

繫獄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

七國攷卷十二終

秦災異

雨金

秦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見六國表正義曰雨金於秦國都明金瑞見也秦紀作十八年一統志云雨金堡在陝西西安府富平縣東南三十里秦獻公時櫟陽雨金後因名堡按其地古櫟陽縣也又按述異記秦二世元年又宮中雨金秦與金終始者也

雨粟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秦王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嘆之日爲再中天爲雨粟秦王不得已遣

之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與有德者不祿

六月雨雪

躁公八年六月雨雪見六國表

雨三月

蜀本紀云秦王誅蜀侯惲後迎葬咸陽天雨三月不通

冬雷

史記秦始皇五年冬雷

雷火化爲雀

尙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文曰秦伯霸又按魚豢典略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大鳥流下化爲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即

其事也

日蝕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蝕簡公五年日蝕惠公三年日蝕獻公三年日蝕晝晦獻公十年日蝕獻公十六年日蝕秦武公六年日蝕晝晦○秦無武公武王卽位僅四年無六年史本紀及表並不載日食事昭襄王六年日蝕晝晦並見史記

日月食

秦躁公八年日月食見六國表

日再中

詳見雨粟

彗星見

秦惠王元年彗星見厲共公七年彗星見十年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通志六國年譜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見六國表困學紀聞云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武王四年彗星見武王十一年彗星見見史記○檢史記無此文武王即位僅四年亦無十一年昭王之世彗星三見昭襄王二年彗星見四年彗星見十一年彗星見見通志六國年譜始皇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始皇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嫪毒爲亂覺誅遷其舍人於蜀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見史記按孝經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也

星晝墮

太平御覽秦孝公十二年星晝墮有聲

流星

通志災祥略云秦始皇二年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勝數至晚乃息

晝晦星見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星見見史記六國表

太白蝕昴

鄒陽獄中書衛先生爲秦畫常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廾中紀號劉曰秦畢常平金精食昴或曰

大白食昴天告秦用殺伐也

渭水赤

洪範五行傳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策異云秦有連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網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横出殘滅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

鼎飛入泗水

史記昭襄王五十二年鼎入泗水正義曰周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一鼎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先是周威烈王時九鼎震緯略云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水

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咎夏桀之時鼎水忽自沸煎及傳於周
周末九鼎咸震亡滅之兆也
地震壞城
昭襄王二十七年地震壞城見六國年譜又始皇十五年地
動十七年地動是年葉陽太后卒
物化爲土
蜀王本紀云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以禮物荅而盡化
爲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馬生人
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見六國表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
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馬生角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即生角呂氏春秋云人君失道馬有生角京房云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

牡馬生子

漢書五行志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馬禍也

烏白頭

詩馬生角風俗通作烏生肉角論衡作象生肉角總一事變易之耳子書多有此倣

梓中大特

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詳見祭祀攷

五足牛

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先是秦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侈將至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日牛以力爲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京房易傳云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媼語

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

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卽欲殺之以栢插其首媼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一統志云秦之逢二童子者曰陽伯雜事占曰鳥獸而人言主其國有大兵

一虎傷千人

華陽國志秦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

黑龍見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以爲水德之瑞見史記劉氏災異略曰秦獲黑龍黑龍者秦也天若曰秦毋成虐將爲人獲秦人昧

而謂之瑞

狼入市

秦惠王四年狼入咸陽市昭王六年狼又入咸陽市見洪範五行傳余按述異記云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陽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爲狼食人故築臺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河魚大上

漢書五行志云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爲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

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蜂食苗

昭王三十八年蜂食苗民無所食見洪範五行傳

蝗蔽天

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見史記自并天下已後並不載

山木死

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饑山木盡死見五行傳

桃冬花

秦紀獻公十六年桃冬花秦別紀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花當是一事孝獻音相訛耳姑並存之

新生嬰兒言

秦別紀惠文王二年（原作孝公十六年依史記改）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秦史筆之以爲禎祥然不恆爲妖故附廣於災異

田齊災異

雨黍

齊威王三十六年雨黍見竹書紀年

雨冰

京房云戰國時齊地雨冰廣者六尺余按夏桀末年冰生於朝

雨血

齊湣王時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嬴傅之間地坼至

泉人有當闕而哭就之不見去則復聞其聲淳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京房易傳云佞臣祿忠臣戮天雨血

地坼

見上春秋攷異郵云臣恣盛地裂坼紀年云夏桀末年社坼裂

地景長

湣王十一年齊地景長一丈餘高一尺見竹書紀年

石行

春秋後傳周赧王二十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而行如海數百步瑣語云齊東有二石高八尺廣四尺而入於海

尸變爲蟬

中華古今注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有人當闕而哭

湣王時有人當闕而哭詳見雨血

楚災異

雨碧

楚宣王六年雨碧於郢見紀年

赤雲夾日

史記楚昭王二十七年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

將相問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也

蒼雲圍軫

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畢之策上滅蒼雲

按北堂書鈔云楚有蒼雲如霓唐史用君慢令簡宗廟以無禮見患七國皆譏皆懷屠君於是立禮正推禱醮於廟堂之前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謂之神史也不以知道之原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兖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荆州也

地忽長

楚宣王六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見紀年也士禮

人化爲蛾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見述異記按劉向說苑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亡余歟又尉繚子楚將公子心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明日與齊人戰大破之余謂莊王知不妖之妖者敬也公子心知妖之不妖者智也

趙災異

六月雨雪

趙世家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月生齒齕畢大星

後漢書天文志注云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

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

河水出

趙惠文王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見史記

地坼

趙幽繆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幽繆王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見史記

魏災異

雨骨

述異記梁惠成八年雨骨於赤髀後國饑時兵疫內記云是

謂暘消

星晝墮

魏惠侯十二年星晝墮有聲見史記

彗星見

魏惠侯十年彗星見見史記惠侯即惠成王也

大風晝昏

史記注云魏文侯卒之歲大風晝昏

山崩壅河

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見六國表按正義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也水經注云陝城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翁

仲至此沉沒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爲金狄梗流蓋魏文侯時號山崩壅河所至耳

河水溢

水經注魏襄王十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見竹書紀年

女子化爲丈夫

洪範五行傳云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將爲秦而欺奪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爲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使張儀陰變爲陽臣將爲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張儀免去歸秦魏無害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

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余按魏之災政太廟災及水旱日食妖祥素服避正殿羣臣素服而弔劉向云魏文侯時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國之羣臣皆素服而弔此其儀也（古者紀事之書凡宮殿災俱收災異余所攷皆取其不經故不收魏之御廩災附記於此以志闕遺）

韓災異

大雨三月

韓懿侯九年大雨三月見六國表

旱

韓世家韓昭侯二十五年旱

燕災異

天雨粟

京房傳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按燕丹子云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急欲求歸秦王不聽謬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歎之日爲再中天爲雨粟乃雨粟於秦也京房當別有據或雨於秦復雨於燕耳

五月下霜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歎夏五月天爲之下霜江淹書云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曹植精微篇云鄒衍囚燕市繁霜爲夏零

白虹貫日

史記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虹臣象日君象烈士傳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詩推度災曰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國多死孽天子命絶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沈約史記解白虹貫日大臣亡國燕將滅見此變後客卿荆軻一匕首亡燕矣　天官書云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並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以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

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

七國攷卷十三終

秦瑣徵

霸水

水經注霸水者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爲霸水以顯霸功

秦讖

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

於是乎出矣封禪書云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小咸陽

揚雄云秦使張儀作小咸陽於蜀按郡國志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城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所謂小咸陽也

爲市

秦別紀秦獻公七年初行爲市

狗堡

三秦記驪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

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

馬城

搜神記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

龜城

寰宇記初張儀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遂名

浮橋

春秋後傳周赧王五十年秦作浮橋於河

機發橋

燕丹子秦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

上計

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年歲不上計

檄楚書

文心雕龍曰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張儀檄楚書以尺一明白之文

秦紀

列國紀聞秦史曰紀余按司馬遷本紀之名葢因秦文

博箭

韓子秦昭王使工人施鈎梯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鉤梯

詳上博箭

沐

世本云秦穆公作沐

輕粉

秦穆公作輕粉見物原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水銀膩粉是也見古今注

男子書年

始皇本紀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

斗桶　權衡　丈尺

秦孝公十九年商鞅平斗桶權衡丈尺

白玉虎

太平御覽始皇二年騫消國獻善畫之工刻白玉爲兩虎削玉爲毛如眞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卽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事見拾遺記

石牛

蜀王本紀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蜀王卽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拕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蜀道得通三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石犀

華陽國志秦李冰爲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詳見河渠
杜甫詩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志五犀其說
不同

田齊瑣徵

棧道

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伯厚云
據此非但蜀有棧道也

管仲之後

傅子云昔田氏有齊而管仲之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
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管寧

穀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爲盛樂府注云齊人本好轂擊
相犯以爲樂也蓋其俗云

鬬雞　走狗　六傳　蹹踘

蘇秦說齊云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鬬雞走狗六博蹹踘

以牛釁鐘

孟子引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問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鐘陳祥道曰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
寶鎭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廄以至
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戸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
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

焉不預有司爵弁而不見牲騂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楚瑣徵

典籍

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見左傳困學紀聞曰周之大寶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宏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之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

營丘九頭圖

盛宏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也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離騷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檮杌

列國記聞云楚史曰檮杌亦曰書曰志曰記檮杌獸名或曰木也湘東紀聞云檮杌之獸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輙逃匿史以示往知來故名檮杌

夏州

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縣

楚滅陳爲縣見史記縣名始此非始於秦也

金陵

立齋閒錄云金陵即今南京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鎭之故名

霸山

春秋說文云楚武王獵山自名霸山一統志武王山在棗陽縣東楚武王獵於此又名霸山

玉米田

書舊云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於此產白米如玉楚人遂名其田曰玉米又見屈原外傳

競渡

隋書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河因而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

牽鉤

隋書志楚又有牽鉤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羣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致豐穰

角抵

漢武故事云內庭常設角抵戲角抵者六國時人所造也或曰角抵楚人造

竹卜

楚辭索瓊茅以筳篿兮王逸注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筳篿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擲茭於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以卜

包茅

左傳包茅不貢盛宏之荆州記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所以責楚穀梁作菁茅也

畫羊懸穀

廣州記曰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云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象爲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雞駭犀

國策楚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抱朴子云通天犀中

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故名雞駭犀

夜光璧

詳上

明月珠

曾運子云楚之明月出蚌蜃

和氏璧

楚惠文王時得和氏璧見史記

白珩

趙襄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見國語

方府金

見莊辛說楚襄王注云方府之金四方所貢之金也

黄金　珠璣　犀象

國策楚王曰黄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

朱鷺

詩疏義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鼔吹朱鷺曲是也

茹黄狗

呂覽荆文王得茹黄之狗說苑作如黄

鐵腸兎

異苑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文綉馬

史記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

康王谷

靑藤山入路史云世傳始皇併呑六國楚康王避難谷中名康王谷在匡廬山亦見一統志

采菱城

一統志采菱城在桃源縣東北二十五里其湖産菱肉厚味甘楚平常采之

趙瑣徵

摩笄之山

趙襄子擊殺代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故趙氏有摩笄之山詳見音樂按今鎭江府城西南五里亦有摩笄山

志云劉宋戴顒女於此摩笄誓不適人因名

米山

一統志米山在山西澤州高平縣東一十里趙將廉頗積米於此俗呼大糧山

夫人城

郡國志洛州夫人城即趙武靈王夫人築也

潘吾刻迹

韓子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潘吾山名

正旦放生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

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魏瓊徹

徑寸珠

史記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之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夜光璧

鄒陽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疑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君臣相博

史記信陵君與魏王傳

樂羊城

郡國志定州博陵縣樂羊城魏文侯使樂羊取中山造

上計

韓子西門豹爲鄴令君期年上計新序魏文侯時東陽上計

錢布十倍上計者上其計簿

木鵰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鵰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鵰之飛視天下

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鵰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

無用者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

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

韓瑣徵

冰井

湖南志冰井在開封府延津縣西南二十里世傳韓襄王藏冰之處

韓王之爻

古今萬物史魏時鑿土得尺鐵刻云韓王之爻不知爻爲何物或云古大事必卜六爻已奠刻而記之疑亦影說姑附於此

燕瑣徵

三九之數

王應麟曰燕三九之數書

五位之卦

應劭曰燕昭王作五位之卦是曰燕易

蠡卜

春秋後語蘇秦事鬼谷學終辭歸道之困行以燕人蠡卜傳說自給

黍谷

劉向別錄曰鄒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今名黍谷

龍膏燈

拾遺記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

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纒

荃蕪香

燕昭王散荃蕪之香見拾遺記

銷暑招涼珠

拾遺記昭王時有國獻珠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過此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清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恒春樹

拾遺記燕昭王通霞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

明眞里

拾遺記昭王徹色滅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眞里也

七國攷卷十四終

七國考䟦

戰國二百餘年之事賴史記國策二書略存梗概而典章制度百不存一董氏博稽載籍類聚羣分皆以旁見側出之文參伍而得其端緒實創從來所未有意甚善也然採摭旣廣疵謬亦多如秦策秦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據史記秦本紀及白起傳並作五大夫校字衍高注五校軍營也乃下文亡五校之注誤置於此而於秦職官出五校大夫齊策君王后太史后氏女鮑注后姓也太史官名按後文但言太史氏未有言后氏者姚本太史下無后字則太史乃后之氏非官名也而於齊職官出太史趙策相都平君田單鮑以單無都平之稱依魏策作平都吳氏駁之謂都平即安平是仍齊

相之稱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而於趙職官魏職官並出平都君不辨其爲一人二八依鮑說則不當列於魏依吳說又不當列於趙首尾橫決眞不可解矣燕策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李兌乃趙臣非燕臣策文甚明董氏於趙職官燕職官並出奉陽君尤爲荒謬且書名七國而徵引春秋時事幾十之三至秦用顓頊歷史有明文秦紀月日尚存一二七雄地勢犬牙相錯尤宜辨析而天文僅載災異地理僅載都邑關塞餘皆闕如

提要謂說未成之稿偶爲後人傳錄蓋得其眞道古之士因董氏之舊而益考之正其誤謬補其闕遺使二百年閒廢興沿革之故犁然可見則是書者未始非大輅之椎輪也丙申

嘉平月錫之甫書